

評李開元，《秦崩——從秦始皇到劉邦》

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2010，431 頁

游逸飛*

《秦崩》於 2007 年由北京中華書局初版，當時書名為《復活的歷史——秦帝國的崩潰》，在臺北再版時改為此名。作者師承田餘慶與西嶋定生，長年研究秦末漢初歷史。有感於現代歷史學不能鮮活復原在他腦中浸淫多年的史事，固定的論文體裁導致歷史感支離破碎，作者因而致力於開展更好的歷史敘事，企圖打通文史哲，回到司馬遷，《秦崩》就是他的初步嘗試。本文認為作者的努力卓有成效，成功為學界與社會大眾提供一本精彩堅實的歷史讀物。

秦帝國如何崩潰？作者選擇曾在同一天空下生活 47 年的兩位名人——秦始皇與劉邦，以時代的終結者與開創者為宏大敘事的主軸。但因作者對秦始皇的生平有獨到之見，須藉論文加以析證（後見於《秦謎——秦始皇的秘密》，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2010），無法先以敘事呈現，故秦始皇只是《秦崩》的背景，主角實為後秦始皇時代的劉邦、趙高、李斯、項羽等人。這段歷史大家雖耳熟能詳，但《秦崩》內容仍頗具新意，本文將分章稍加闡述。

第一章，作者利用文獻史料復活楚國沛縣的鄉里環境與政區地

*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

理，雖然對戰國晚期國際形勢的描繪稍嫌粗略，但作者這一敘事策略仍甚值得稱道。根據劉邦青年時曾追隨張耳為賓客，張耳又曾為信陵君的賓客這條線索，作者頗富洞見地指出信陵君是劉邦年少時的偶像，影響劉邦一生。作者以山東六國獨有的任俠組織為中介，溝通個人與環境、政治與社會、上層與下層、微觀與宏觀等不同研究角度，使其歷史敘事能展現舉重若輕、於平凡見神奇之效。

劉邦三十歲以前是楚國人，此後則為秦國的臣民。作者於第二章交代秦與劉邦的關係。劉邦本為鄉里游俠，被秦視為五蠹。入秦以後，須另謀出身。從此他進入秦朝官僚體系，成為維持地方治安的泗水亭長。劉邦既為游俠，又作亭長，兼具體制內外經驗，足資未來靈活多端的政治手腕。他前往秦都咸陽服役，親眼目睹秦始皇的威儀，立下「大丈夫當如是」的終生企求。作者更引荀子入秦的讚美，為劉邦入秦的感受作註。雖然劉邦之心與荀卿不必盡同，但觀他日後對關中父老的友善，可以想見他之前入秦，應無惡感。但劉邦骨子裡是楚人，是放蕩不羈的游俠性格，不是盡忠職守的文法吏。秦末大亂，繇役苛重，他便拋下吏職，率人逃出沛縣，隱於芒碭山間。作者親訪豐、沛，又去芒碭山區，指出沛縣附近盡是平原，只有芒碭山是藏身之所。劉邦為沛縣亡人，故逃到沛縣之外的芒碭山，處泗水郡、碭郡之間，為政治力鞭長莫及的隙地，適合亡命隱匿。而芒碭山僅距沛縣二百餘里，故一經沛縣父老召喚，劉邦便能隨即趕回起事。

作者在第三章筆鋒一轉，描寫劉邦的敵人——秦朝君臣的所作所為。儘管我們今日對秦始皇死後的上層政治漩渦，難以超越司馬遷的理解。但此章在改寫《史記》生花妙筆之餘，仍有新見。作者根據新出土的張家山漢墓竹簡《二年律令》，指出秦漢的「宦」僅指在皇宮任職，並非太監之意，並重新解讀相關史料，建立一孔武有力、嫺熟律令的偉男子趙高的形象；過去的陰柔閹人趙高則是顧頡剛古史層累

造成說的又一例證，並不可信。作者繼而於第四章敘述秦崩之因與陳勝、項籍等人的起事。根據田餘慶的研究，作者指出秦漢之際的歷史特點為楚國的重新崛起，陳勝、項羽、劉邦都是戰國「楚」的繼承者，漢朝的勝利實際上是楚國的勝利。

第五章，由於作者對中國山川與秦漢歷史地理瞭若指掌，故能清楚梳理章邯秦軍與各路起義軍的軍事行動及目標，可惜未附清楚的地圖，令讀者失去按圖索驥，親臨現場的機會。作者進而討論：為何陳勝軍的大將周文一路勢如破竹，在攻破函谷關後、急速西進時，會停駐於咸陽東郊、戲水之東，坐等章邯編組驪山刑徒軍，錯失一舉覆秦的良機？膽大心細的作者憑藉實地的田野調查、考古文物的啟發、傳世文獻的細究，得出一個創意十足卻又合情合理的歷史推論：周文不是不想進攻，而是遇到軍事阻力。軍事阻力何來？作者從出土兵馬俑得到靈感：縱使函谷關被破，秦朝仍有守衛咸陽城的精銳中尉軍可以阻擋周文。作者親訪咸陽舊址，注意到中尉軍極可能駐於咸陽東郊，也就是戲水以西、灃河以東、渭河以南、驪山以北之地。而周文正是在戲水東岸止住腳步，作者的推論可謂鬼使神差。第六章為第五章的延續，但隨六國後人的復出，作者清楚指出此刻軍事行動的背後往往有錯綜複雜的政治目的。分析項羽救趙、擊敗章邯時，作者更受辛德勇研究啟發，指出田齊借道，對楚趙溝通至關重要。

《史記》留下不少秦統治者的文字紀錄，作者藉此在第七章深刻分析秦二世、李斯、趙高、項羽與劉邦等人的心理。作者認為胡亥並無強烈的執政野心，只有及時行樂的欲念；李斯雖有為政之才，卻無政治風骨。當二世親近戀棧權位的趙高時，李斯便只能迎合，故秦帝國的統治無可避免走向毀滅。作者又在本章倒敘劉邦起兵至西入關中這一大段史事，讓劉邦重回敘事主軸。由於劉邦曾有數月與項羽聯軍作戰，兩人是同生死共患難的戰友。作者認為劉邦能於鴻門宴全身而

退，與項羽顧念舊情不無干係。本章深刻說明「人心」對歷史長河流向的莫大影響

《秦崩》終於走到最後一章，作者認為歷代討論秦崩原因者，仍以賈誼〈過秦論〉最具真知灼見：秦始皇統一天下後未能調整政策，仍維持軍國主義的一貫方針，濫用民力是秦朝滅亡的關鍵因素。作者進而指出秦朝一味進取，人人唯利是圖，導致社會不穩；追求功利，更造成道德淪喪。這不可不說是秦崩的原因之一。歷史敘事的結尾卻引出重視道德的鑑戒史學。作者建構秦崩的宏大敘事同時，更將把矛頭直指當代中國。

由於《秦崩》的敘事規模宏大，大醇之下偶有小疵。本文略提幾點疑惑，以就教作者與方家。第一，作者視《六韜》為黃石公傳授張良的兵法，更從「共天下」理念推斷劉邦集團能克服秦始皇的絕對專制皇權，發展出新的有限皇權，其思想根源來自《六韜》(頁 86)。雖然銀雀山漢簡出土後，《六韜》已不再被冠以偽書之名；但《六韜》是否就是劉邦集團的政治指導原則，尚須更堅實的論證。第二，所謂西漢的「有限皇權」與項羽的「聯合帝國」(頁 393)，作者雖曾於舊作《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》討論，但終究是較新穎的學術名詞；既無說明，便用於歷史敘事，讀者易墜入五里霧中。第三，作者推論呂不韋曾邀請荀子參與呂氏春秋的編纂，荀子婉拒後，轉而推薦得意門生李斯入秦(頁 116-117)。作者先推想呂不韋曾邀請荀子，再進而猜測荀子推薦李斯，這種無可驗證的層累想像，實過分大膽。全書這類推論不少，尚有子嬰為秦始皇之姪(頁 135-137)、劉邦與趙高密約在關中分王(頁 355-356)等等。為了構築整體歷史圖象，作者在文獻不足徵的空白處，往往添加了自己的歷史想像。此類無法驗證的推論易使有一定知識的讀者生疑，反而阻斷其進入歷史情境。第四，書中插圖收錄了西漢末年洛陽出土的壁畫，並說明其敘事以「鴻門宴」為題材(頁 358)。

其實該壁畫並無榜題證實人物身分，郭沫若的鴻門宴之說不足採信。

但以上批評均屬小節，無法掩蓋《秦崩》的高度成就。透過上述評介，我們瞭解作者的歷史敘事並非單純說書，而是統攝各種研究方法的「再敘事」。除了研讀相關研究論著，作者最拿手的本領是透過傳世文獻的排比、分析，發掘不為人知的隱密史實；最有特色的研究法是跑遍天下的田野調查，從兩千年後的河山重構秦末漢初的地理圖景。作者憑藉這兩種手段，重現活躍於兩千年前神州大地的上層政治人物。作者似乎認為：只有「再敘事」才能重回歷史現場，讓歷史復活。傳統中國史籍以敘事為主流寫作方式。現代中國史學視史籍為史料，為了破除史籍敘事帶有的立場與偏見，學者多以分析式的論文為寫作武器，蔚為主流。然而論文分析終有時而窮，如果適度找回敘事的觀念與技巧，在精密分析的基礎上重新敘事（即本文所謂的「再敘事」），或許是二十一世紀中國史研究的新取徑。

《秦崩》是一個時代的再敘事，但沒有一本書能徹底描述一個時代。時代的多元面相，如上層與下層、中心與邊陲、政治與社會、思潮與生活等，在在呼喚下一部秦崩的出現。下一部秦崩該怎麼寫？不妨留意考古材料與出土文獻的潛力。近年秦漢史研究的突破，很大程度奠基於考古材料與出土文獻的解讀，尤其是簡帛學的興起。雖然它們多只能反映一時一地的歷史面貌，遠非建立宏觀敘事的良好基礎；但它們的侷限反而提供了微觀且異質的再敘事，提供從多元面相理解秦崩的可能性。如果下一部秦崩充分利用這些新材料，就更能以最新學術研究為再敘事的基礎。舉例言之，2009年，閻步克出版《從爵本位到官本位》一書、邢義田發表〈從出土資料看秦漢聚落形態和鄉里行政〉一文，在官吏史與社會史兩大領域揭示了新穎框架。透過大量出土的楚秦漢簡帛文書，我們確實可能在秦始皇、劉邦、項羽之外，建立蕭何、張湯、黃霸等地方官吏的再敘事，從地方觀點重思秦人如

何滅亡、楚人如何復國、漢人如何統治天下。再敘事或許標誌著傳統中國史研究的新紀元。但在那之前，中文史學界的專業史家當更努力從事史學研究，以建立更多堅實的再敘事材料。《秦崩》只是勇於嘗試改造史學敘事方式的開始，而非結束。讓我們期待下一本《秦崩》的出現。

(本文於 2010 年 10 月 11 日收稿；2010 年 12 月 23 日通過刊登)